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ประเมิน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ถมศึกษา  
ในภาคเหนือตอนบนซึ่ง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  
**Th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Thai writers' Chinese  
lessons at Elementary Schools of the upper north**  
**泰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与分析\***

หลิน ไฉจวิน<sup>1</sup>

นิสริน หวังตักวาดีน<sup>2</sup>

บทคัดย่อ

งานวิจัยฉบับนี้ได้ศึกษา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จาก 4 โรงเรีย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ถมศึกษาในภาคเหนือตอนบนซึ่ง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 อ้างอิงจากวิธีการค้นเอกสารข้อมูล คลังภาษา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ชิง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เชิงปริมาณและคุณภาพ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และสัมภาษณ์ โดยคัดเลือก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แบบเรียนที่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ทั้งหมด 4 ชุด จาก 4 องค์กรประกอบคือ เนื้อหา (อักขรจีน คำศัพท์ ไวยากรณ์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 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บบฝึกหัด องค์กร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แบบเรียนและบทเรียน หลักการและทฤษฎีการสอนที่ปรากฏ

---

\* บทความวิจัยนี้ได้คัดย่อมาจากงานวิจัยหัวข้อ “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ถมศึกษาในภาคเหนือตอนบนซึ่ง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 ซึ่งได้รับ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จากโครงการวิจัยขอ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sup>1</sup> หลิน ไฉจวิน สำ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Lin Caijun,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林才均, 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

<sup>2</sup> นิสริน หวังตักวาดีน สำ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Nisareen Wangtakwadeen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尼静安, 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

รูปแบบตำรา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ปรากฏว่า จากการทำ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นักเรียนจากทุกโรงเรียน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อยู่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ระดับ “ปานกลาง” และ “ค่อนข้างดี” จาก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ประเมินผลของผู้วิจัย 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ซึ่ง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นั้นยังอยู่ในชั้น “เริ่มต้น” ซึ่งยังไม่สมบูรณ์ จาก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ทั้ง 4 ข้างต้น ระดับปัญหานั้นมีความมากน้อย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ป

**คำสำคัญ:** ภาคเหนือตอนบน แบบ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ซึ่งเรียบเรียงโดยชาวไทย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ประเมินผล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Chinese lessons which are written by Thai People and used for teaching in four elementary schools of the upper North. The study uses document searching, language treasury, compa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and personal interview as th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Four Chinese lessons a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criteria as follows; content (includes Chinese alphabet, vocabulary, grammar and culture), format of the exercise, elements of lessons and textbook, appearing principle and theory of teaching and design of textbook. The Result of questionnaires which are answer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all schools und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se Chinese lessons are assessed from moderate to fair levels. From the researcher's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n basis of the four criteria mentioned, Chinese lessons written by Thai People are at the beginning level. In nut shell, the lessons are incomplete. Ther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problems in each lesson.

## **Key Words:**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upper north; in-house Chinese lessons;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 **摘要**

本文以泰北四所小学自编的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依据文献研究法、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结合法、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共五种方法，主要从各套教材的选材、练习题的编排、教材的编写体例与所体现的教学理念、教材形式四个方面对这四套自编汉语教材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各校师生对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结果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从我们对各教材的评估与分析来看，这些自编汉语教材整体上还处于“幼童”期，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问题。

**关键词：**泰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分析与评估

### **一、引言**

泰国是东南亚乃至世界汉语教育与推广热情最为高涨的国家之一。目前，泰国汉语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幼、小、中、大的系统层次。随着泰国汉语教育的迅速发展，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教材问题十分突出，以中国大陆现有的占绝大多数的“普适性”汉语教材越来越不能满足泰国复杂的多层次的汉语教育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小学基础汉语教学的需要，泰国小学汉语教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教材薄弱滞后成为泰国小学汉语教

育发展的“瓶颈”或阻碍。学习者对本土汉语教材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泰国本土化自编汉语教材开始进入了全面开放、自由研发与推广的起步探索阶段。但由于前期基础研究不足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匮乏，所以使得泰国自编汉语教材在短期内编写难度大、任务重、成果少、问题多。

为了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需要，全面系统地开展本土化自编汉语教材的研究，将填补泰国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的空白，对改进泰国汉语教材体系提供启示和编写建议，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升目前泰国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质量，从而编写出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的高质量的本土化自编汉语教材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目前关于泰国自编汉语教材的研究匮乏，且多是简单介绍或阐述，专门针对泰国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专项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让泰国小学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编写缺乏理论依据与借鉴，使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建设难以落实。有鉴于此，我们觉得专门针对泰国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研究是有其必要性与实际意义的。

## 二、研究范围、对象及方法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泰北四个府的四所公立小学，分别是：帕府麦塘小学、帕天府公立育侨学校、清莱安邦小学、清迈蒙福学校。我们的研究对象则为四所小学自编的汉语教材，分别为《中文课本》、《汉语入门》、《汉语》、《中文》。具体介绍如下：

1. 《中文课本》：该套教材是帕府麦塘小学泰籍汉语教师组专门为该校一年级至六年级编写的汉语教材。全套共六册，每学年学一册。本研究以第1-6册为研究对象。

2. 《汉语入门》：这套教材由帕天公立育侨学校的光老师编写。全套教材共六册。本研究以第一、二、三、五册为研究对象。

3. 《汉语》：该套教材是由清莱安邦小学泰籍汉语教师组专门为该校小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全套共八册。本研究以第 1-8 册为研究对象。

4. 《中文》：这套教材是在泰国圣卡比利安基金会中文教学中心与中国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教授李润新、程相文和泰国汉语教师 อาจารย์ห้วง ฐินฉิ่ง 等合作编写的汉语教材。全套共十二册。由于蒙福学校小学生每学年大约学半册，共学三册，所以本研究以第一至三册为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研究方法、对比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结合法、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同时结合 SPSS 统计软件、分析法和描写法等，对泰北小学自编的本土化汉语教材进行研究。其中文献研究法主要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借鉴对外汉语教材的相关研究方法对小学自编汉语教材进行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主要是把泰北小学自编的本土化教材的字词建成语料库，并进行统计，然后将主要依据《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后简称“《等级划分》”）与《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检验各教材的语言要素是否适合各阶段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从而总结出各教材在字词的选材以及语法点的选择方面的优缺点，为改进教材的编写质量提供相关数据参考。对比分析法是指我们将对这四套教材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找出其各自的优缺点，在比较中找出得失。定量与定性结合法是指我们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分析，然后以我们建成的以定量的生词语、课文、语法点、练习题等内容在内的统计数据为研究支撑，从而找出泰北小

学自编汉语教材的具体现状与存在的具体问题。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主要用于收集各小学师生对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与期许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我们更加科学地评估教材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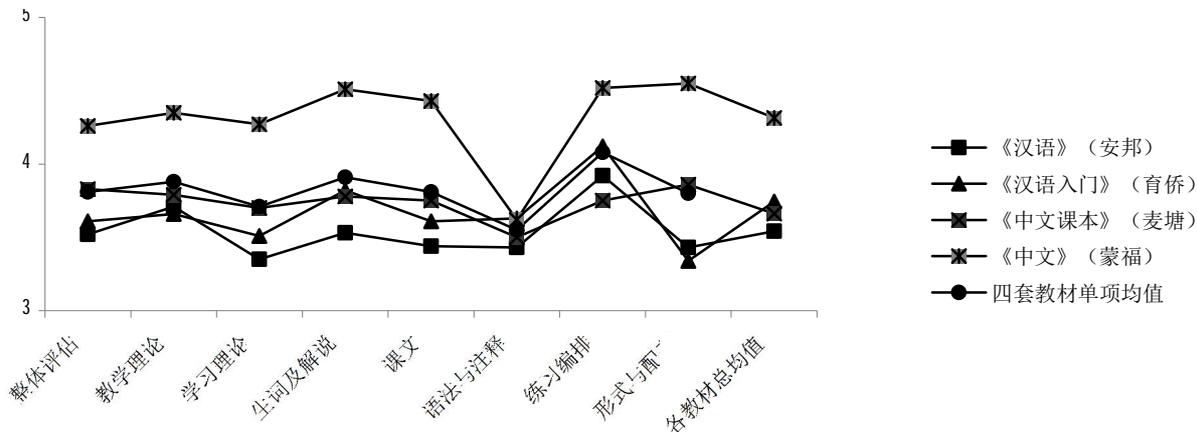
### 三、对师生调查问卷的统计与分析

为了了解各小学师生对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情况，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上述自编汉语教材。我们结合赵金铭（1998）、吴勇毅（2006）与林敏（2006）关于教材评估项目的研究成果，设计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我们将调查问卷分为教师问卷与学生问卷。主要是为了了解师生们对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情况。结果，我们在四所小学共发放了 15 份教师问卷和 250 份学生问卷，实际收回 11 份有效教师问卷和 246 份有效的学生问卷。

#### 3.1 汉语教师对所用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情况与分析

在统计各汉语教师对自己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评估结果时，我们主要采用 SPSS 软件分别按整体评估、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生词及解说、课文、语法与注释、练习编排、形式与配套共八个方面进行统计。汉语教师对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按照很好（5 分）、较好（4 分）、一般（3 分）、不太好（2 分）、不好（1 分）五等级计分方法进行统计，根据每一等级出现的频率和赋值计算其平均值。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师对各教材的评估情况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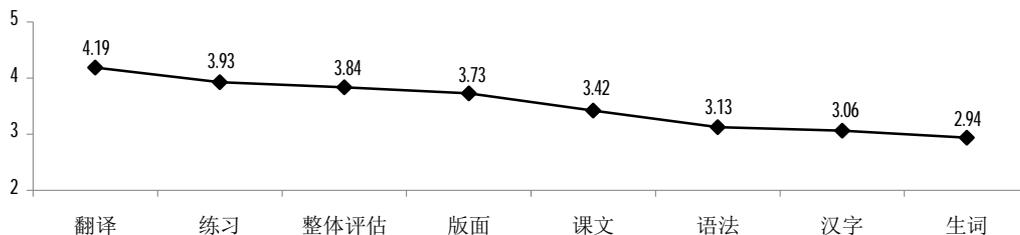
从图 1 的统计结果来看，各位汉语教师对自己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总体上评价不高，总均值仅为 3.82。也就是教师们认为这些教材总体上超过“一般”，接近“较好”。其中，对所用教材评估最高的是使用《中文》的蒙福学校的汉语教师，均值高达 4.26，稍微超过“较好”水平，而评估最低的是使用《汉语》的安邦小学的汉语教师，均值为 3.52，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中文课本》和《汉语入门》的均值只是稍比《汉语》高一点儿，但并

不明显。它们同样都未达到“较好”的水平。从四套教材单项均值来看，汉语教师们对自编教材评估从高到低依次是：练习编排 > 生词及解说 > 教学理论 > 整体评估=课文 > 形式与配套 > 学习理论 > 语法与注释。它们中只有“练习编排”一项刚好达到“较好”的标准，大多数都只是超过“一般”，偏向于“较好”。由此看来，总体上，汉语教师们认为这些自编汉语教材编排得相对比较好的是“练习编排”、在编写教材时也考虑到了相关的“教学理论”。而编排得相对最不好是“语法与注释”。具体来看，汉语教师们对《汉语》、《汉语入门》、《中文课本》、《中文》四套教材评估最高的分别为：练习编排、练习编排、形式与配套、形式与配套，评估最低的分别为：学习理论、形式与配套、语法与注释、语法与注释。可见，汉语教师们对各自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结果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各自编汉语教材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不尽相同。

### 3.2 学生对所使用的自编教材的评估意见分析

在统计学生们对自己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评估结果时，我们同样采用 SPSS 软件分别按整体评估、生词、汉字、课文、语法、翻译、练习、版面共八个方面进行统计。学生对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按照五等级计分方法进行统计，根据每一等级出现的频率和赋值计算其平均值。具体统计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学生对教材各大项目的评估均值图



根据图 2 来看，学生们对自己所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的总均值为 3.53，处于“一般”与“较好”之间而略微偏向于“较好”。学生们认为自编汉语教材编排得最好的是“翻译”版块，均值为 4.19，也就是学生觉得书上的泰文翻译对于自己学好汉语“比较有用”。同时，学生认为自编汉语教材编排最差的是“生词”，均值仅为 2.94，未达到“一般”的水平。这也是所有评估项目中唯一没有达到“一般”水平的版块。具体来看，在“生词”评估方面，学生对“生词”评估低的原因在于学生对“生词是否有用、是否容易记、怎么和什么时候用生词”三个方面的评估很低，均值都未达到 3.0。特别是对“生词是否有用”一项的评价，评估结果是所有评估项目中最低的一项，均值仅为 2.62。可见，学生们认为自编汉语教材的生词介于“不太有用”与“一般”之间。这也告诉我们，一套教

材的生词的选择，特别是实用性至关重要，这将直接影响到教材的整体质量。在“汉字”评估方面，学生对跟生词密切有关的“汉字”板块的评估结果也不高，仅仅为 3.06，也就是刚刚达到“一般”的水平。这说明自编汉语教材在选字方面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在“课文”评估方面，虽然学生对教材课文的评估的总均值为 3.42，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学生对于“课文句子是否难”方面的评估均值仅为 3.10，偏向于“一般”。也就是说，学生并不满意教材对课文句子的编排。

综上所述，总体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对各自编汉语教材的总体评估都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教师评估的总均值明显偏向于“一般”，而学生评估的总均值略微偏向于“较好”。也就是说，师生对同一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结果只存在细微的差异。可见，总的来说，师生们对各自编汉语教材并不满意，认为这些自编汉语教材还存在诸多问题。

#### 四、对泰北四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与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从各套自编汉语教材的选材、练习题设计、教材的编写体例与所体现的教学理念、教材形式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估与分析。限于篇幅，我们将评估与分析结果做如下简述。

##### 4.1 对各套自编汉语教材选材的分析与评估

###### (一) 各套自编汉语教材词语统计与分析

词语是语言教学中的重要部分。杨寄洲（2003）指出，初级对外汉语教材的大部分的生词应该在规定的词汇范围内，如果有超纲词，需要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每课的生词数量应该具有一致性的平衡，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

范围内。可见，教材编写者应该全面地注意到总生词量与各级生词量的控制与安排。

### 1. 生词量的统计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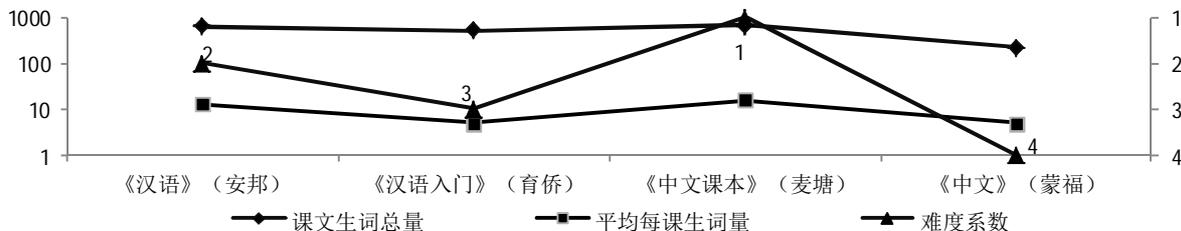
从统计结果来看，教材生词总量最多的是《中文课本》，最少的是《中文》。而就平均每课的生词量来看，《中文课本》平均每课生词量最多，为 16.02 个，《汉语入门》最少，仅为 5.06 个。总体来看，四套教材总生词量为 2086 个，每套教材平均生词总量为 521.5 个，平均单课生词量在 5.06-16.02 之间，均值为 9.83 个。关于每篇课文生词量的多少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杨德峰（1997）认为，初级汉语教材每课生词以 20 到 30 个为宜。刘珣（2000）认为，初级阶段汉语课每课的生词量，从三五个词开始逐步增加，一般不宜超过 30 个。董明、桂弘（2005）根据认知心理学“组块（chunk）理论”的研究结果，认为初级汉语教材每课生词量最好不超过 38 个。从这些数据来看，各套教材似乎都没有达到学者们提出的初级汉语教材的每课生词量应在 30 左右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因此断定这些教材生词量不足。因为这些教材本身并非初级汉语教材，它们更多地属于针对儿童编写的入门级汉语教材，每课的生词量自然较少。当然，我们也能清楚地发现，虽然同属入门级汉语教材，但各套教材的生词总量与单课生词量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每套教材的生词量与所在学校开设汉语课程的学制学时关系密切。因此，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前，应调查好学校、学生、教师三方面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控制教材生词量。

另外，为了进一步弄清各套教材每课生词量的分布情况，我们对各套教材课号与生词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发现，《汉语》、《中文课

本》和《中文》三套教材每课生词量总体上波动幅度比较大。这三套教材不是每一课的生词量都是递增的，生词量的增多也不全是随着课数册数越高，生词量就越大。而是有的课生词量少，有的课生词量增得多，这样的情况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给他们造成较大的学习压力。实际上，在教学过程中，每一课的课文、生词、语法项目、练习等不可能后一课都比前一课学习的内容多。我们认为，生词量多少依靠课文的篇幅长短、内容多少。但是编者也应该保持每一课的词量在一个幅度内的稳定增减，而不是每课生词量大小相差比较多。

一般来说，教材生词量与教材语料难易度密切相关。为此我们计算出了四套教材教材语料难度系数，它与各教材生词量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图 3. 各教材生词量与语料难度关系



根据图 3 我们发现，各套教材的生词总量和教材的语料难度之间基本成正比关系，而平均每课的生词量和教材语料难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例如，《中文课本》的生词总量排在第一位，结果该教材的语料难度系数也最大。相反，《中文》的生词总量最少，其语料难度系数就最小。然而就平均每课的生词量来看，平均每课生词量最少的是《汉语入门》，但其语料难度系数却排名第三，并不是最末。可见，各教材的生词量与教材语料难度的关系是课文生词总量越大，该套教材的语料难度就越大。

## 2. 生词等级的统计与分析

刘英林、马箭飞（2010: 82-92）指出，《等级划分》注重三级词汇量的配置比例，普及化等级（包括入门级词汇 505 个，一级词汇 1740 个）、中级（3211 个词汇）和高级词汇量（包括三级词汇 4175 个、“附录”词汇 1461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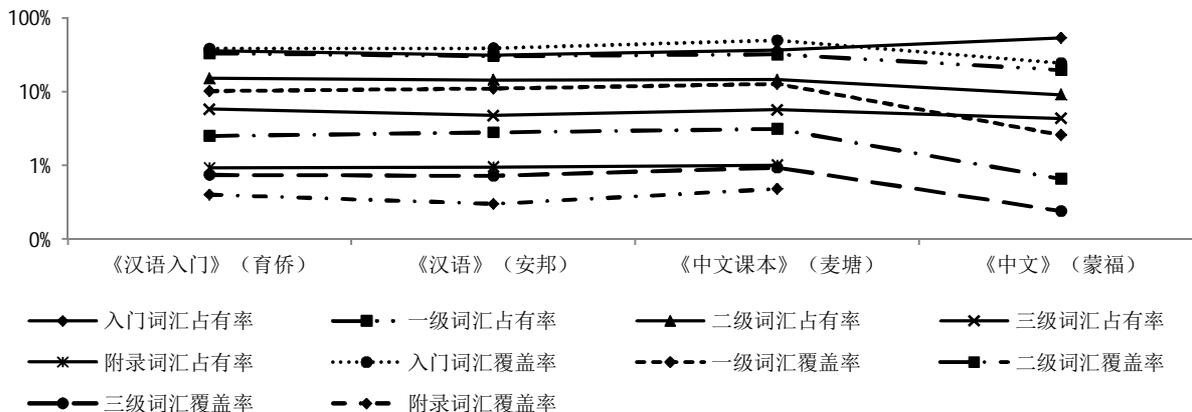
按照 2:3:5 这样的比例配置符合词汇学习规律, 便于指导教学。我们将以《等级划分》的词汇框架为标准, 对各套教材课文生词定级, 然后加以分析与讨论。

在掌握了各套教材生词总量的基础上, 我们以《等级划分》为标准, 将各教材的生词筛分为三个等级词汇和一个超等级词语。其中超等级词汇指的是超出《等级划分》之外的词。从统计结果来看, 在四套教材生词中, 普及化等级、中级、高级和超等级生词总量比例约为 11:2:1:2, 而从具体等级来看, 可得出入门等级、一级、二级、三级、“附录”词汇、超等级词语数量比为 42:35:13:6:1:15。可见, 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 普及化等级词汇最多, 其中入门级词汇的比例最多, 接着依次是一级词汇、超等级词语、二级词汇、三级词汇。“附录”词汇的数量和比例最少。结合图 2 我们发现, 教材语料难度与教材各级生词的比例与数量存在一定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 教材语料难度与普及化生词比例成反比, 而与二级、高级、超等级词汇数量成正比。也就是说, 普及化生词越多, 教材语料难度相对就越低, 但中高级与超等级词汇越多, 教材语料难度就越大。

另外, 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 除了超等级词语外, 普及化等级、中级和高级词汇平均覆盖率之比约为 12:2:1, 各等级词汇占《等级划分》中相应等级词汇的平均覆盖率依次约为最低入门等级词汇 37.7%, 一级词汇约 9.1%, 二级词汇约 2.3%, 三级词汇约 0.66%, “附录”词汇约 0.31%。这些数据反映了各教材词汇在《等级划分》中的达标情况, 普及化等级词汇的覆盖程度明显优于其他等级词汇。根据统计数据来看, 教材语料难度与普及化词汇的覆盖率成反比, 即教材普及化词汇覆盖率越高, 教材语料难度就越

低。而教材语料难度与中高级词汇的覆盖率成正比，即教材中高级词汇覆盖率越高，教材语料难度就越大。接着我们再来看各等级词汇在教材中的占有率与各级词汇覆盖率的关系。

图 4. 各等级词汇在教材中的占有率和在《等级划分》中的覆盖率统计图



据图 4 可知，绝大多数教材等级词汇的占有率都高于覆盖率，但大多数的教材的入门等级词汇的覆盖率高于其占有率。这说明，入门等级词汇的覆盖率高于其他等级词汇的覆盖率。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特点：多数教

材的等级词汇的覆盖率和占有率都在 10%-54%的区间里；所有教材的高级词汇的覆盖率和占有率都在 0-6%区间内，这说明高级词汇的覆盖率和占有率与其他等级词汇存在明显的差距；绝大多数“附录”词汇的覆盖率和占有率分布在 0-1.01 之间。同时，大部分教材各等级词汇的覆盖率和占有率随着语料难度提高而规律性地逐级递减或递增的趋势并不十分明显。

此外，我们还统计了各套教材的生词的音节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发现，各教材的所有生词的平均音节数是 1.73。具体来看，单音节词汇占生词总数的 36.3%，双音节词汇占生词总数的 56.5%，三音节、四音节词汇分别约占生词总数的 6.04%、0.77%。可见，四套教材的各等级词汇是以双音节词汇为主。根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双音节词占总词数的 73.63%，所以这四套泰国自编汉语教材中生词的音节情况与现代汉语整体情况相符。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四套教材的单音节词汇也不少。王世友（2000）指出，单音节词是基本词汇的核心，是描写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突破口，是整个词汇体系的最底层，是其他一切词汇形式赖以生成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单音节生词具有较高的构词能力，十分重要。整体来看，四套汉语教材中单音节和双音节词数量逐级递减，而三音节以上的词汇数量基本上逐级递增。我们认为，基础汉语教材中应该合理地设置不同等级的具有较高构词能力的单音节词汇，同时也要重视具有较强交际功能的双音节词汇。

最后，我们还统计了各级生词出现的频次情况，结果发现，四套教材生词数量、频次基本上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各等级词汇中，入门级和一级生词的数量与平均频次都相对最高，与之相反，高级词汇与超等级词语的数量与频次则相对最低。也就是说，在这四套教材中，普及化生词的数量与平均出现频率明显高于中高级与超等级词语的出现频率。我们认为，在基础或初

级汉语阶段，普及化生词重现率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有利于学生掌握基础词汇。

### 3. 本土特色词语的统计与分析

陆剑明（1999）认为，对外汉语教材应选用使用率高，具有普遍功能，有学习者母语特色的词语。词语的选择应该始终围绕学习者的需求来进行。由此看来，我们在编写针对泰国学生的汉语教材时，不仅要重视高频词语选择，而且还要注意到要有具有泰国社会文化特点的本土特色的词语。

经过我们对四套教材的甄别统计，共发现了 81 个具有泰国本土特色的词语，约占四套教材生词总量的 3.9%。这些具有泰国本土特色的词语反映了泰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但词语的常用度和重要性不一样。由于这四套教材都属于入门级汉语教材，因此所选择的本土特色词语在种类、数量和范围上也会有所限制。从统计结果看出，这四套教材总体上以饮食类和物产类的本土特色词语为主，这两方面的特色词语占特色词语总数量的 59.3%。从特色词语所属等级来看，一二三级词汇共有 12 个，剩下的 69 个词语都是超等级词语，没有“附录”词汇。可见，在这些特色词语中，占 85.2%的词语都属于超纲词汇，难度较大，并且选取的范围、数量与种类都有限。这告诉我们，在编写泰国汉语教材选取本土特色的词语时，一定要做广泛、深入、专业性强的研究。也就是要做到所选本土特色词语既要常用，又要考虑到符合教材使用对象的需求与汉语水平。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我们在考察时还发现了《汉语》、《汉语入门》和《中文课本》都存在着生词翻译不准确或错误的问题。如：《汉语》生词中将“鱼粥、雷”翻译成“ข้าวต้มปลา、เสียงฟ้าร้อง”，《汉语入门》把“眨、超

市”写成“กระพริบ、ซูเปอร์มาร์เก็ต”，《中文课本》把“面食、之一”翻译成“ขนมปังนี้้ง、หนึ่ง”等。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自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

## （二）各套自编汉语教材语法项目的统计与分析

教材语法项目的数量和难度的分布影响着教材的难度。吕文华（2008: 113）指出：“语法教学量表现在三个层次中：一是语法项目总量，二是每课语法项目的教学量，三是语法项目内容的含量。核心在于每课的教学量，它是教学量在教学实践中的直接体现，也是教学量适合适当的检验。每课的教学量受教学总量的制约，同时有取决于具体语法项目内容含量的大小”。因此，统计各套教材语法项目的总量和平均每课的语法量可以检验教材语法项目的设置是否合适合理，是否具有规范性与科学性。

在统计时，我们以各套教材紧随课后的语法解释版块为研究对象，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汉语》、《汉语入门》（第五册）和《中文课本》三套教材。同时，吕文华（2008: 81）指出：“《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是对外汉语教学界中既具有规定性、约束性又具有权威性、指导性的文件，它是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及测试的依据。”因此，我们将主要以国家汉办 1996 年制定的《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以后简称“大纲”）标明的语法点为依据，将各套教材的语法点进行归类 and 统计。

### 1. 语法量的统计与分析

各套教材语法点总量与平均每课语法点数量是否合适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如果语法点总量太大，每课的语法教学量就大，学生的学习负担就大。相反，如果语法点总量过少，也会造成语法学习量不足的问题。从统计结果

来看, 语法点总量最多的是《中文课本》, 有 74 个语法点; 最少的是《汉语入门》, 只有 25 个语法点。这与统计时的总课数有关。但是从平均每课语法点来看, 《汉语入门》平均每课的语法点数量最多, 为 1.56 个语法点, 而《汉语》平均每课的语法点最少, 只有 0.86 个语法点。杨德峰 (1997) 认为, 初级教材以二到三个语言点为宜。由于这几套教材是面向小学生的汉语教材, 编者考虑到了小学生的学习效率与难度问题, 所以各套教材每课的语法点数量总体不高。如果除去重复的语法点项目, 这些数据还会降低。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 虽然都是小学汉语教材, 但是各套教材设置的语法点总量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中文课本》和《汉语入门》平均每课的语法点数量基本一样, 但它们比《汉语》平均每课的语法点数量差不多多一倍。也就是说, 各套小学汉语教材在语法点总量与平均每课语法点数量的把握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另外, 我们在统计时还发现, 《汉语入门》每课都有语法这一版块, 但是《中文课本》和《汉语》分别共有 7 课和 17 课都没有设置语法版块。也就是说, 这两套教材它们语法点的分布明显是不均衡的。特别是《汉语》这套教材, 它的语法点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这势必造成某些课语法点容量偏大的问题, 无疑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也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

## 2. 各级语法点的统计与分析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以后简称《大纲》) 的基本框架体系是由三等五级三要素组合而成。三等指的是初等水平、中等水平、高等水平。五级就是一级标准、二级标准、三级标准、四级标准、五级标准。初等水平含一级和二级标准, 中等水平含三级标准, 高等水平含四级和五级

标准。三要素指每一级标准都由话题内容、语言范围和言语能力三要素构成。由于现在还没有为泰国汉语教材的编写而制定的专门的教学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所以我们可以把《大纲》作为最直接的标准依据来进行考量。也就是我们把各套教材的语法点按照《大纲》的语法等级进行分类，分析各套自编汉语教材选取的语法点是否与《大纲》相符。根据我们的研究对象可知，这四套教材都是汉语入门级教材，勉强可以归为初等汉语教材，《大纲》中规定初等水平要掌握共 252 个甲乙两级的语法项目。

从统计结果来看，三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语法点都是以甲级语法点为主，包括了少量的乙级语法点，只有 1 个丙级语法点，没有丁级、超纲的语法点。也就是说，三套教材所选语法点几乎都属于初级水平的语法点。从各级语法点数量占各套教材的语法点总量的比例来看，甲级语法点所占比例都超过各套教材语法点总量的 78% 以上，初等水平语法是各套教材语法点的核心与这些教材为小学汉语教材有关，也符合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大纲》规定，初等教材编入甲乙级语法点不少于《大纲》的 90%，超纲语法点不多于语法总量的 10%。整体来看，各套教材无论是甲级语法点还是乙级语法点所占比例都没有达到《大纲》所要求的 90% 的比例。不同的教材的初级语法点选取的比例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教材编写者在甲乙级语法的选取时，没有很好地照顾到语法“量”与“分布”的平衡，随意性较强。另外，在全部的甲乙级语法点中，并不是每一个语法点都在教材中有所体现。根据统计结果来看，如果排除重复的语法点，三套教材共涉及到的语法点只有 61 项，其中甲级语法点 52 项，乙级语法点 8 项，丙级语法点 1 项。也就是说，这三套教材的语法点总量是很不够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甲级语法点和乙级语法点这三套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即使这三套教材达不到初级汉语教材的

水平，归为汉语入门级教材，其语法点总量也明显不足。这是今后教材编写值得注意的地方。

### 3. 语法点的编排之分析

一般来说，学者们（如：杨寄洲，2000；吕文华，2002 等）都认为，在编写教材的语法部分时，必须遵循循序渐进、从易到难、难易相间、化整为零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让语法点科学合理有序地编排在教材中。从而减轻学生的压力，降低教学难度，提升教学质量。为此，我们考察了含有语法板块的三套自编汉语教材。根据考察结果，我们清楚地发现，三套教材在编排语法点时并没有遵循循序渐进、从易到难、难易相间、化整为零的原则，语法点的选择与编排都比较随意，无规律原则可言，整个语法点的编排混乱无序。这种混乱与随意不仅存在每册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册不同课号之间。比如：在《中文课本》中，程度副词“很”这个语法点共出现了三次，分别在第一册的第 1 课和第 8 课，第四册的第 1 课；指示代词“这、那”这个语法点也共出现了 3 次，分别在第一册的第 6、7 课和第三册的第 3 课。情况类似的语法点还有否定副词“不”和进行态“在”等。很明显，这些的语法点编排都是比较随意的，无原则的。《汉语》、《汉语入门》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 （三）各套自编汉语教材课文分析与研究

赵金铭（1997）指出，一本教材能否被学习者欢迎，课文内容和语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董明、桂弘（2005）也认为，课文是教材最精华的部分，直接关系到教材与教学的质量。可见，对教材课文的分析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我们对一部教材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评估。

## 1. 课文的内容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来看，四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共 242 篇课文。各套汉语教材的选材范围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文化与科普知识、历史与文学故事等方面。其中，日常生活在各套教材的分类中占绝大多数比例。统计分析各类课文内容所涉及的具体话题及特点，有利于了解各套教材的整体特点，也有利于今后调整教材的编写策略。

在自编汉语教材日常生活类课文内容特点方面，首先是日常生活类课文在自编汉语教材课文中占绝对优势。这充分反映了教材编写者重视交际功能，注重教材的实用性。而从日常生活类课文的归类来看，教材编写者关注最多的前三位板块依次为：休闲与娱乐、礼仪和个人情况、学校生活。这三项占日常生活类课文内容的 60%。“休闲与娱乐”所占比例超过全部日常生活类课文内容的五分之一，能够做到寓教于乐，是学习知识和技能最为理想的境界，能在“玩”的氛围中学习汉语，符合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这些轻松闲适的话题与泰国是一个注重礼仪、以旅游业为主且生活节奏较慢的国情密切相关。这样的课文内容容易被学习者接受。其次，日常生活类课文融入了泰国本土色彩。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要使汉语教材蕴含“泰国”特色，那么课文内容就需要与泰国民生贴近。这就要求课文内容中出现泰国本土元素的人物和情节，这样能增加汉语学习者的心理认同度，在自己熟悉的课文环境会增添身处泰国的归属感和亲近感，这些将成为泰国汉语教材课文内容真实性的客观组成部分，也将增加教材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效率。根据我们的考察，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日常生活类课文融入了泰国本土色彩方面：一是课文中出现了泰籍姓名的人物。吴峰（2012: 31）指出，“泰国汉语教材中主人公体现出泰国国籍，更

符合泰国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特殊性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些教材在给人物取名时，考虑到了小学生是否可以接受的问题。二是部分日常生活类课文内容围绕泰国背景，体现了本土地域特点。胡明扬（1999）指出，语言跟社会和生活是分不开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学一种语言，学习内容应是有关目的语国家的社会和生活的内容。这就是说，本土化的泰国汉语教材应该添加泰国本土要素以增强学生对汉语的感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从而实现语料和语境的本土化。据我们考察，在这四套汉语教材中，也出现了少量的具有泰国本土要素的课文内容。包括泰国本土特色的饮食、泰国本土特色的休闲与娱乐、泰国本土礼仪、泰国本土处所与方向。

在自编汉语教材文化与科普常识类课文内容特点方面，四套教材的课文内容中共有 30 篇文化与科普常识类课文，占全部教材课文内容的 14.8%。据统计，这些文化与科普常识基本都属于知识文化范畴。李晓琪（2006: 100）指出：“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培养出来的人进行交际时，对某词、某句的理解和使用不产生直接影响的文化背景知识”。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这些知识文化包括了中国和泰国的文化内容两个方面。而这些中国文化类课文多数是以说明文的方式呈现的，且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现当代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内容，没能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的时代性文化观。有关泰国知识文化的课文数很少，主要涉及到泰国的饮食文化、特色城市及景点、基本礼仪三个方面。泰国文化类的课文内容同样以说明文和对话的形式呈现。可见，四套自编汉语教材涉及到的泰国文化内容并不够丰富，缺少有关泰国节日、历史、民族、风俗、宗教、建筑与艺术等的介绍。这样势必会减弱教材的本土化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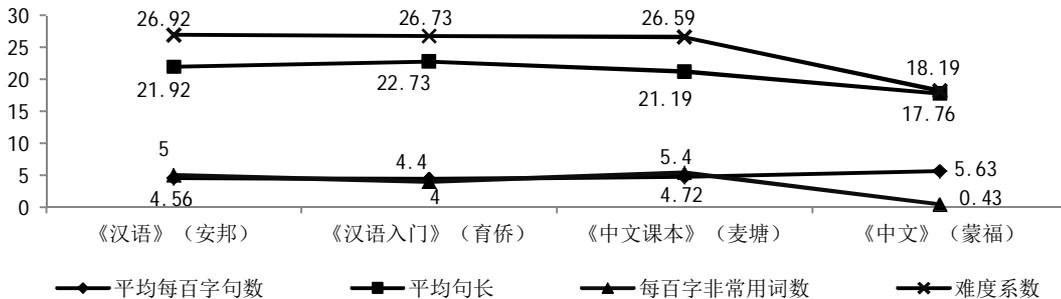
在自编汉语教材历史与文学故事类课文内容特点方面，李如龙（2010: 15）指出，在选编文学作品做课文和读物是，既要有高度文学价值，又要能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数量则要有适当比例。总的说，选编文学作品做课文和读物，应该是少而精，多样而巧妙。据我们考察，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仅有《汉语》中有 5 篇历史与文学故事类课文，只占全部课文的 2.5%，而其他汉语教材没有涉及这一课文内容。《汉语》中的这些课文分别在第三、四、五、六、八册出现，基本从遵循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 2. 课文语料难度的定量分析

张宁志（2000: 88）认为：“语料难度的定量分析无论对教材的编写还是对大众传媒的应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他（2000: 84）进一步指出：“爱德华·弗赖伊（Edward B. Fry）在 1977 年对美国从小学到大学所使用的 1000 多种教材进行了分析研究后，认为英语语料的难度主要取决于句子的长短和句子中单词音节的多寡。韦恩·丹尼尔森与萨姆·邓恩·布赖恩提出两个要素，又提出了一个为电脑所用的易读性公式，其依据的两个要素是：1、每个单位空间中的平均词数(实质上是对词的长度的测量) ,2、句子的平均词数(实质上是对句子长度的测量)”。我们以此来测量各套泰国自编汉语教材课文语料的难度，可以比较客观地评定各教材的语料难度是否与适用对象相匹配。

课文语料的难度系数是教材的平均句长与每百字非常用词数的和。各套自编汉语教材中与难度系数相关的各项数据统计如图 5 所示。

图 5. 各套自编汉语教材课文语料难度相关要素关系比较图



张宁志（2000）认为，测量平均句长是一种能有效地将教材进行入门、初级和中高级三级粗分的方法。每百字平均句数为 10 以上的教材，平均每个句子只有不到 10 个字，属于入门教材。平均句数为 6—10 的，属于初级教材。句数为 6 以下的则是中高级教材，难度系数在 20 和 30 之间的定为中级教材，30 以上的定为高级教材。从图 5 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教材的语料难度与平均句长、每百字非常用词数成正比，而与平均每百字句数成反比，且与平均句长的关联最密切。按照张宁志（2000）的标准，从平均句数与难度系数来看，《中文》的平均句数为 5.63，比较接近 6 句以下，可勉强划为初级教材。从语料的难度系数来看，《中文》难度系数低于 20，也不属于中

高级教材。而《汉语》、《汉语入门》和《中文课本》三套教材课本语料的平均句数都在 6 句以下，且难度系数都处在 20 和 30 之间，属于中级教材。很明显，这三套自编汉语教材都与教材的等级类型（即为小学生编写的入门级汉语教材）不相符。

### （三）课文的结构分析

分析与研究教材的课文，既要分析课文内容，也要研究教材的课文结构。我们将主要从课文形式、课文汉字注音、课文母语翻译、课文生字和生词、课文版面设计等方面来分析四套自编汉语教材。

在课文形式方面，一般来说，课文形式分为对话型课文和非对话型课文。目前多数初级汉语教材都是以以对话型形式为主。对话型课文应该是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下，运用理性的交际模式和平实的日常语言，体现丰富的言语行为，但要避免违反交际原则，话轮转换不自然，语言形式不得体的情况出现。而非对话型课文的特点是体现间接的交际，思想主题相对集中，课文内容逻辑性较强，可以使用日常语言和文学性语言，但编写课文时要注意语言的规范和课文的整体性，不应该因为过度追求形式而使交际功能下降。从统计结果与总体比例来看，这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课文形式总体上为：非对话型 > 对话型 > 对话型和非对话型。吴峰（2012: 46）认为：“采用不同的课文形式都各有其利弊，对话型课文形式更适合青少年儿童的学习心理，容易营造轻松自然的学习氛围，而信息和逻辑更为充足和连贯的非对话型的语篇和语段更适合成人或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教材编写者应注意将两种课文形式有机结合，培养学习者的口语交际能力和阅读、书面成段表达的能力不可顾此失彼。”我们对此表示赞同。要符合小学生的学习心理，营造轻松自然的学习氛围，使教材课文形式类型更具科学性，应该以对话型课文形式

为主，同时要兼顾少量的非对话型课文形式，已达到训练阅读与书面表达的能力。由此看来，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汉语入门》和《中文课本》明显表现为对话型课文形式不足，而非对话型课文形式过量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非对话型课文形式比例高的教材的课文语料难度系数也相对较高。《汉语》基本做到了以对话型课文形式为主，兼顾非对话型课文形式的要求。《中文》的 55.6%课文更是做到了两种课文形式类型同课呈现的结果，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

在课文汉字注音方面，汉语拼音在基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减少学生对汉字的陌生感。从而减弱学生对汉字的为难情绪，为以后学习汉语打下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拼音主要只是帮助初学者掌握汉字语音的一种手段，脱离拼音而掌握汉字的音、形、义才是目的，因此必须逐步减少学生对拼音的依赖意识。即汉字注音的情况应该有由“强”到“弱”再到“无”这样一个过程。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只有《汉语入门》经历了直接从有拼音到无拼音的转变，但是并没有经历由汉字上带拼音到汉字下带拼音，再到汉字和拼音分离，直到拼音消失这样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其他三套自编汉语教材至始至终都有拼音。《汉语》和《中文课本》一样，都是在对话型课文形式中采用汉字下带拼音的形式，在非对话型课文形式中采用汉字与拼音分离的形式。而《中文》只给课文中比较难的极少数汉字注上拼音，并且采用的是紧跟汉字之后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入门》在第一至三册的课文中，同时在汉字上带上了汉语拼音与在汉字下带上了泰文注音。这样做尽管可以帮助初学者掌握汉字字音，但泰文注音的准确度有待商榷，长期如此必定影响学生的正确发音，弊大于利。可见，四套汉语教材在

处理课文注音时存在不足之处，没有合理科学地呈现由“强”到“弱”再到“无”这样一个变化轨迹。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教材的科学性。此外，多数自编汉语教材在生词部分都有生词注音错误或者拼音书写的问题。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汉语入门》这套教材，几乎所有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拼音都是分写而不是连写，这说明，编者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按照中国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来书写拼音。《汉语》和《中文课本》虽然整体上注意到了拼音书写要分词连写，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些拼写错误。这同样直接降低了自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

在课文生字与生词方面，一般来说，在课文中，生字的难度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区分会读字和会写字，即有的生字词需要学生在这一课会读会写，而有的生字词只需要在这一课会读就可以了。这样是减轻汉字教学强度和难度的有效方法。根据我们对各套自编汉语教材生字和生词设置情况的考察发现，四套自编汉语教材课文都是采用的是简体字。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虽然在泰国社会同时存在与使用繁简体两种字体，泰国汉语报纸也有简体字的和繁体字的报纸。但是对于刚学习汉语的小学生来说，简体字无疑能降低学生对汉字的畏难情绪与学写汉字的难度，同时这也符合当今世界使用汉字简体字的主流。另外，四套教材都或多或少给出了生字的笔顺，有利于学生识记书写汉字。但是除《中文》外，其他教材都只是列出了极少生字的笔顺，并没有全部列出，同时既没有介绍汉字基本笔画与书写规则知识，也没有给出汉字的笔画数。而作为语文同步的教材，基础的汉字笔画和笔顺应该在教材中有所体现。同时，我们也能很明显地发现，四套自编教材中，只有《汉语》和《中文课本》少数课列出了“补充生词”一项，而这些补充生词出现在课文中只需会读，不需会写会用。但这样的课数很少，并不是课课

如此。可见，四套自编汉语中，特别是除《中文》外的其他三套教材，在减轻汉字教学强度和难度方面处理得明显不够合理。

在课文母语翻译方面，根据我们的考察，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课文翻译情况主要有三种：部分册数有泰文翻译、极少数课文有泰文翻译、课文中某些词有泰文翻译。我们考察发现，四套教材都没有为整套教材的课文配上泰文译文。只有《汉语入门》在前三册都紧跟课文配上了泰文译文，但是三册之后就没有配上课文译文了。《汉语》和《中文课本》也只在拼音学习部分为所教内容配上了泰文译文，而在正式的课文中并没有泰文译文。《中文》的课文从第一册开始就一直只给某些生词配上泰文译文，并没给课文配上全篇泰文。吴峰（2012）指出，作为外语和二语教材，不少经典的教材如《新概念英语》都没有摒弃母语译文。母语译文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能为学习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学习者的“解惑”和“适应”的极大的助益，而且也能为语言程度尚低的学习者也能对汉语译文中的内容所津津乐道，可以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关注度。可见，四套自编汉语教材在处理课文译文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没有适当考虑到教材使用对象即入门级或初级汉语学习者的畏难心理与适应能力。

在课文结构方面，除了上述四个主要的方面外，实际上还存在着课文题目命名的准确性问题。尤其是《汉语》和《中文课本》的某些课文题目不能概括课文的内容或者不能作为课文的题目。如：《中文课本》第三册第 8 课，课文题目是“走进中国”，实际上课文内容是介绍中国的春节和中秋节。很明显用“走进中国”来命名是不准确不合适的。《汉语》也有“传承文化”等大而不当缺乏概括性的课文题目。

## 4.2 对各套自编汉语教材练习题设计的分析与评估

练习题在教材编写中十分重要，因为学习者需要通过练习才能理解和掌握语言知识。同时也可以通过练习来检查及评价自己的语言能力。所以说练习是学习者学习语言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少学者（如：吕必松，1995；李杨，1998 等）都认为练习是评价一套教材质量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对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练习题进行详尽的考察与分析。

### （一）各套自编汉语教材练习量的统计与分析

教材的练习量的问题是编者需要详细考虑的问题。练习量过大就给汉语初学者一种心理负担，让学生不堪重负，产生畏难情绪，反而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练习量太少也不能满足学生表达的需求、给学生带来了进步的障碍。由统计结果来看，在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平均每课练习量最大的是《中文》，平均每课有 50.51 道小题。可见，《中文》这套自编教材是一本题目量大的教材。如果按照周健、唐玲（2004）指出的课后练习用时与课堂教学用时的比率保持在 1:1 左右的水平来看，《中文》如此大的练习量对于年龄小、活泼好动、无意性注意占主导地位的小学生来说无疑有些题量过大的问题。在这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平均每课练习量最少的是《汉语入门》，平均每课只有 3.09 道小题。在统计时，我们注意到，该套教材前三册的练习题是每三课一个练习，而从第四册开始，长篇课文后没有练习题，而是有了专门的配套练习题。由于课文篇幅也就是课堂用时量的急速猛增而导致了练习量的非阶梯式发展。显然，这样的布局是不合理的，文练也是不平衡的。《汉语》和《中文课本》在练习量的分布情况比较一致。两套教材平均每课的练习量大约为 25 道小题。按照每课 50 分钟来计算，课堂用时与练习用时基本成 1:1 的比例。但是在统计时我们发现，这两套教材每册每课

的练习量并不均衡，即使是同一册，各课之间的练习量也不均衡，随意性很强。存在着册数与课数题量分布不均的问题，并且练习量也没有随着年级册数的增加而逐渐递增，没有呈现出阶梯式发展。而这些问题势必会直接影响到教材练习题的有效性问题，从而影响到教材的整体质量。

## (二) 各套自编汉语教材练习题型与练习点的统计与分析

### 1. 练习题型的统计与分析

刘颂浩（2009：112）对练习形式做如下要求：“每一种练习形式，都有独特的要求，学习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熟悉。因此，练习形式如果频繁更换，学习者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熟悉、适应新的练习形式。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种浪费。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并且参照现有的教材编写经验，我们认为，一本教材中主要题型和次要题型的总数，保持在 15 种左右比较合适”。根据统计结果，四套汉语教材中有三套的练习题题型总数在 30 种以上，只有《汉语入门》前三册才 8 种题型，即使是三册后的配套的练习册也只有 12 种题型。这与其本来练习量就少有关。虽然题型少节约了学生熟悉新题型的时间，但同时必然存在不能很好地练习与适应变化了的教学内容的问题。再来看《中文》，该教材练习题型一直在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而变化，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的教学内容，其练习题型也围绕这些内容而设计。从数量来看，《中文》这套教材每册的题型总数刚好达到了刘颂浩（2009）主张的 15 种左右的要求。同时，我们也发现《中文》每册每课的练习题型是比较固定，一致的。这样不会浪费学生的时间，让学生很快地适应新题型。另外其独有练习题型高达题型总数的 55.9%，也就是说，该套教材的练习题型创造性较强，具有鲜明的特点。最后来看《汉语》和《中文课本》，这两

套教材的题型总数最多，但是其主次题型比例却不尽合理。特别是《中文课本》，主题型仅为一种，即笔顺。而次题型高达 42 种，也就是说，几乎每课的练习题型都不尽相同，差异较大。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直接影响到练习的有效性。《汉语》与《中文课本》的情况很相似。它们练习题的题型特性都不强。

另外，由于教材使用对象为小学生，因此练习题的设计在注重高质量有效性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趣味性的问题。而增加练习趣味性的直接手段就是要有与图画和游戏活动有关的练习题型。为此，我们对四套教材的此类题型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各套教材都设计了图片类题型，除《汉语入门》外，其他教材都还设计了游戏活动类题型。从两类题型所占题型比例来看，《中文》图片与游戏活动类练习题的题型量最多，所占题型比例最高。《汉语入门》图片与游戏活动类练习题的题型量最少，但其出现量却最高。同时，虽然《汉语》和《中文课本》的图画与游戏活动类题型比较多，但是其总体出现量不高，分别仅为 17.8%和 20.5%。这表明这两套教材的练习题中较少出现图片与游戏活动类练习题。这无疑影响了这两套教材的趣味性。

## 2. 练习点的统计与分析

周健、唐玲（2004）指出，语言的运用可以分为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也证明，四种语言技能在人脑机制中各有相对应的中枢区域。因此，编者在编写练习时应该注重综合“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练习。具体来说，就应该涉及到语音、词汇、汉字、语法、课文等方面的练习。从考察结果来看，除《中文》将练习重点放在语音与汉字上外，其他三套教材都以词汇语法的练习为重点。这与我们选择的教材的研究范围有关。

《中文》在入门阶段将语音和汉字书写练习作为重点，这是合理科学的。至

于《汉语》和《中文课本》，从统计结果来看，该两套教材的练习重点都在词汇和语法部分，练习题题型量分别占整套教材题型量 73.8%、76.7%。题型量如此高，题量也可想而知。由于该两套教材重视词汇与语法的练习，相应的语音与汉字书写的练习题题型就显得单一，练习量也显得明显不足。结果就使得该两套教材的练习题出现了练习点与练习量明显缺乏随着教学内容而变化的主次安排、题量分布不合理的问题。这样就达不到进一步激发小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的目的。忽略了“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基本教练原则。《汉语入门》前三册课后练习题在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方面的练习题题型量比较均衡。虽然这样做可以兼顾全局，但是我们认为，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应该有所偏重，即在入门阶段，就应该把练习重点放在语音和基本笔画与汉字的练习上。从而做到随着教学阶段之重点而有轻有重。

### 3. 练习题练习指令的用语分析

根据我们的考察，在四套教材中，特别是除了中泰合编的《中文》外，其他三套教材在给练习题的题型命名时，存在着练习指令不够具体、简明、统一等问题。这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练习指令不准确；二是同一套教材同一题型指令不一致。其中练习指令不准确的问题表现在题目指令性不清楚、题目用词不够精炼而略显啰嗦。比如：《汉语入门》。第三册练习五的第一大题，题目写的是“看图选词连线”，实际上应该是“看图选词填空”。这是题目用语指令性错误的问题。《中文课本》在第五册第 3 课为“替换练习”，而到了第 4 课就改名为“替换”，到了第 7 课又为“替换练习”了，这是同一套教材同一题型名称不一致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四套

教材都给题目配上了泰文翻译，使得练习的指令性更加清楚，这一点符合小学生的需求，是值得肯定的。

### 4.3 对教材的编写体例与所体现的教学理论的分析

教材的编写体例指的是教材对教材内容的各个板块的编排。教材的编写体例首先要符合所有的教学原则，另外还必须考虑到教学的对象、教学条件、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一部教材的编写体例，能够直接体现出编者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及目标等。

#### (一) 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体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理念，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些教材的编写体例。本研究将讨论的编写体例既包括整本书的结构体例，也包括每个教学阶段具体内容的体例。根据考察结果发现，《汉语》、《汉语入门》和《中文课本》都没有专门的复习课，《汉语入门》还没有集中语音教学课。从体例内容来看，总体上，《汉语》与《中文课本》的整书体例与教材内容体例基本一样，但它们与《汉语入门》、《中文》的体例，特别是教材内容体例方面差异十分明显。在四套教材中，《中文》的教材体例明显最为完善、规范。表现在：该套教材每册十五课，每五课就会有一个“复习课”，同时相应的练习题题量也明显增大。另外，该套教材的每册除了有作为课堂练习的“活动”外，每册都有专门的配套练习。同时，每册书后都有“附录”，“附录”的内容包括：“汉字的基本笔画”、“汉字的笔画名称”、“汉字笔顺规则”、“生字表”、“词语表”。这些“附录”内容，对师生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与参考价值。再来看《汉语入门》，这套教材的第1-3册的体例与第5册的体例明显不同。第5册的整书体例与教材内容体例明显比第1-3册更加丰富全面。该册教材不仅有了“生字偏旁分类表”、

“词汇表”等内容，而且还有了专门的配套练习册，每课都有相应的练习题。而第 1-3 册不仅没有“附录”内容，而且练习题只是每三课才有一个练习题。很明显，第 5 册的练习量陡然增大了。当然，这与课文内容量猛增密切相关。尽管如此，体例变化如此之大，不免给人突兀的感觉。对于作为使用对象的师生来说，也有些突然难以适应之感。最后来看《汉语》和《中文课本》，这两套教材都有集中语音教学课，都是全套教材的第一课。将所有的声母、韵母和声调安排在一课，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另外，这两套教材除了有真正的注释内容标注为“注释”外，在讲解专门的语法知识时，有的课标注成“注释”、有的课写成“语法”，并且有的课既没注释也没语法。可见，这两套教材的教材内容体例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与不规范性。

## (二) 自编汉语教材编写体例体现的课程结构与教学理念分析

刘英林，李景蕙（1987）把对外汉语基础教材的结构形式分为线性、树形、转轨、网状、拍式五大类。他们指出，每一种结构形式既包含合理的成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课程（教材）结构绝对化。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等选取不同的课程结构形式。根据我们的分析，四套自编汉语教材都属于单一综合课程结构，即线性结构教材。这些教材遵循的基本原理是整体综合教学，即“一本多用”，也就是利用这种单一性的综合课本，培养与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刘英林，李景蕙（1987：48）指出：“实践证明，这种线性综合教学，它适合于一定环境下，一定阶段中使用。它对于打好语言学习的基础，对于从零起点开始并在一定阶段内综合训练听、说、读、写能力，还是较为有效的”。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要顺利进行“一本多用”式的综合教学，要具备

两个条件：一、要有一本比较适用的线性综合课本；二、更重要的是，教师要有灵活使用教材、弥补教材不足，善于捕捉教学时机的本领和经验。可见，四套教材所体现的这种“线性”课程结构形式虽然被实践证明在培养学生言语技能方面比较有效，但总体上对于教材的质量与师资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教材质量不达标，教师经验欠缺将直接导致综合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失败。

从以上的分析与对教材练习题的研究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汉语》、《中文课本》和《汉语入门》明显都偏重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整套教材都是以语言知识体系来安排内容与练习。如：教材体例中的“注释、语法”与练习中的大量的“选词填空、组句、完成句子或对话”等题型都体现了这一点。在注重“教”的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课堂过程中，学习者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学习者的心理过程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赵金铭，2008）。而从《中文》的教材体例及练习题来看，明显考虑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主要表现在：一、教材体例是从“生字”过渡到“生词”，这样让学生有了自我思考的机会，心理上也容易接受；二、教材体例中没有出现“课文”标签，而是以“说一说、读一读”的形式出现，一下子将教学主体从老师变成了学生，强调让学生“说”学生“读”；三、练习题以“游戏活动类练习题”为主，而这些都需要学生自己思考与动手动口完成的题型，让学生在玩中用、玩中学。可见，四套自编汉语教材所体现的教学理论有所差别，《汉语》、《中文课本》和《汉语入门》明显偏向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而《中文》则偏向于“以学生为中心”。显然，前者这种教学理论是滞后的，亟需改善。

#### 4.4 教材形式的规范性与趣味性分析

教材的形式涉及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版面设计、字体大小、书的色彩、插图、页面编排、字距行距、教材开本和纸张质量等。据我们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在教材的插图与色彩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在课文的版面设计方面，根据我们对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考察，发现四套教材都给课文配上了与内容相关的以卡通图画为主的插图，这些插图鲜活有趣，符合小学生的喜好心理。特别是《汉语入门》和《中文》的配图，最全面恰当鲜活可爱，能反映出整篇课文的主要内容。而另外两套教材某些课文插图只是与课文的关键词相关，并不能全面展现课文的内容。另外，除《汉语入门》为黑白颜色的插图外，当然，我们并不提倡给课文配上过多的插图，我们在给课文配插图时，务必要做到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不能为了美观而增加一些无关的插图，这样只会给人一种画蛇添足之感。

从教材的插图来看，我们知道，教材拥有好的插图，能加强语料的真实性和视觉效果，能更加贴近学生的阅读心理，可以更好的传达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或者加强信息传达的效果，并能增强易读性，使内容更加醒目、美观。据我们考察，发现四套教材都给课文配上了与内容相关的以卡通图画为主的插图，这些插图鲜活有趣，符合小学生的喜好心理。特别是《汉语入门》和《中文》的配图，最全面恰当鲜活可爱，能反映出整篇课文的主要内容。而另外两套教材某些课文插图只是与课文的关键词相关，并不能全面展现课文的内容。据我们进一步考察发现，只有《中文》这套教材给生词配上相应的彩色插图，而其他三套教材都没有。而我们知道，给生词配上插图更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有了插图更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当然也会增强

教材的趣味性。另外，我们在《汉语》和《中文课本》的课文版块发现了不少的与课文、生词、语法和注释、练习等内容无关的插图，并且它们的摆放位置十分随意，使得教材的版面设计呈现出一种不规范的状态。所以，我们并不提倡给课文配上过多的插图，我们在给课文配插图时，务必要做到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不能为了美观而增加一些无关的插图，这样只会给人一种画蛇添足之感。同时，在《汉语》和《中文课本》这两套教材中，与教材有关的插图的摆放位置也比较随意，有时候在课号下课文前，有时候被课文环绕，有时候在课文后生词前。这样同样造成了一种不规范的状态，使得插图摆放具有不规范性。同时，我们还发现，由于这两套教材的图片绝大多数不是自己制作，而是从网站上直接复制而来，这就造成某些课文与练习的插图的清晰度不够，这无疑为增加学生视觉的疲劳感，让学生的兴趣减弱，从而降低教材的趣味性。

从教材的色彩来看，为了节省印刷成本，《汉语入门》、《中文课本》和《汉语》三套教材的封面及内容插图均为黑白色。而我们知道，彩色插图能让课文版面更加色彩纷呈，更会增加小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减轻学习疲劳感。而黑白色的内容无疑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同时，有些课文的练习题跟找颜色有关（如：《中文课本》第一册第六课的练习题“连一连”），而黑白色的教材使得这种练习设计失效。同时，虽然是黑白色，学生仍然基本上都使用的是正版教材的复印版，印刷质量当然还会降低，这无疑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影响到教材整体的趣味性。

## 五、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调查了各小学师生对四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各校师生对各使用的自编汉语教材的评估结果总体上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这反映出，这些自编汉语教材的整体质量还亟待提高，不容乐观。

接着，我们从教材的选材、练习题设计、编写体例和教学理论、教材形式四个方面对四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研究结果为：在词语的选材方面，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生词总量存在一定差异；四套教材的生词量与教材语料难度基本成正比；各套教材都是以普及化生词为主，且普及化生词出现率最高，其中入门级词汇比例最多。这有利于巩固学生掌握基础词汇；教材语料难度与各等级生词覆盖率成正比关系；各套教材都是以双音节生词为主，这符合现代汉语的特点。同时，四套自编汉语教材中超等级词汇比例较高，使得语料难度增加。而在本土化词汇选择方面，选取的范围、数量和种类都有限，使得教材词汇的本土化特征不甚明显。在语法项目的选材方面，各自编汉语教材都是以甲级语法点为主且比较注重交际功能语法点的选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各教材语法点数量差距明显；没有很好地照顾到语法“量”与“分布”的平衡，随意性强；各教材各课各册之间的语法点的选择与编排比较随意，没有遵循循序渐进、从易到难、难易相间、化整为零等原则。在课文选材方面，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课文都是以日常生活类课文为主，符合交际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是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教材课文的本土化特色并不突出；课文语料难度较大；课文的注音、母语翻译、汉字笔顺都存在明显的错误；课文题目的命名、课文类型比

例分配等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在练习题方面，四套自编汉语教材在练习题型及其名称用语、练习点分布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主次题型比例不尽合理、缺乏适合不同学习阶段的题型变化、趣味性题型题量不足、题型创新不足、练习点题量分布差距太大、太注重词语语法练习而忽略了课文的相关练习等。在教材的编写体例与教学理念方面，从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体例来看，四套教材所体现出来的是“线性”课程结构形式。而这种单一综合课结构形式虽然在培养学生言语技能方面比较有效，但是却对教材和师资的质量要求很高。如果教师与教材质量不达标，将直接导致综合培养学生言语技能的失败。从四套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体例与练习题的设计来看，四套自编汉语教材所体现出来的教学理念是“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语法翻译法”这一教学方法。而这两者都已经较为滞后，虽然它们各有优点，但却不能完全符合小学汉语多元化教学的需要，亟需改善。最后是教材形式的规范性与趣味性方面，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在教材的插图与色彩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课文插图不能准确展示课文主题；存在不少与教材内容无关的插图；多数教材只有黑白色。这些问题使得教材的规范性与趣味性不足，直接影响到了教材的整体质量。

总之，泰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在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针对性、趣味性、本土化特征、练习题设计、体现的教学理论、教材形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整体上，泰北小学自编汉语教材的编写与研发还处于“幼童”期，亟需发展与改善。

## 参考文献

- 董明、桂弘 2005 《谈谈好教材的标准》[J], 语言文字应用, 第9期。
- 胡明扬 1999 《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1期。
- 李如龙 2010 《论对外汉语基础教材建设》[J], 海外华文教育, 第2期。
- 李晓琪 2006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林敏 2006 《以学习者评估者的对外汉语教材评估模式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刘颂浩 2009 《对外汉语教学中练习的目的、方法和编写原则》[J], 世界汉语教学, 第1期。
- 刘英林、李景蕙 1987 《试论对外汉语基础课程(教材)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 第2期。
- 刘英林、马箭飞 2010 《研制<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探寻汉语国际教育新思维》  
[J], 世界汉语教学, 第1期。
- 刘珣 2000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陆剑明 1999 《关于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之管见》[J], 语言文字应用, 第4期。
- 吕文华 2002 《对外汉语教材语法项目排序的原则及策略》[J], 世界汉语教学, 第4期。
- 吕文华 2008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王世友 2003 《现代汉语单音词的确定》[J]，语言研究，第4期。
- 吴峰 2012 《泰国汉语教材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 吴勇毅 2006 《对外汉语教材评估：学习者的视角》[J]，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四辑，第1版。
- 杨寄洲 2002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语法项目的排序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杨寄洲 2003 《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杨德峰 1997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规范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张宁志 2000 《汉语教材语料难度的定量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赵金铭 1997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J]，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赵金铭 1998 《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赵金铭 2008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与模式》[J]，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周健、唐玲 2004 《对汉语教材练习设计的考察与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